

马尔克斯推荐的书和百万人票选的书

你会买哪一本?

【编者按】

不久前,理想国联合百度百科邀请编剧史航与作家唐诺聊读书这件事,其中包括我们阅读中一些常有的迷思。比如,“马尔克斯推荐的,书和百万人票选的书你会买哪一本?”“读过的书记不住怎么办?”“畅销书作家与书畅销作家有什么区别?”“你愿意给别人开书单吗?”等等。本期悦读摘录他们部分对话,希望对你日后阅读和书写有帮助。

周杰伦和巴赫不一样

史航:你最近发布的“唐诺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我很感兴趣。你问,如果马尔克斯推荐一本书,和100万读者都是打榜一样票选的一本书,你会读哪本书?

唐诺:我还是会选马尔克斯告诉我的那一本。当然阅读多少有一个自由度是容许人稍稍任性,或者按照自己想要的来,毕竟有些时候有一个时间表。可是这里终究有一个界限,它并不是完全的相对主义,并不是台湾经常说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可以,这个事有时候永远存在,可是毕竟我们同时要知道这两者的不同。

对我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统计学的原因是,当你要收到100万人的支持,100万人的公约数,学过数学的人知道公约数是非常小的,三个数的公约数经常非常小,更何况100万人。100万人都能够接受、都说好的东西,毕竟整个我们的知识形成构成还是金字塔状。所以当你下到100万人的时候,通常不会是那么深刻的东西。它可能有趣,可能非常夺目,非常繁华,但是一般来讲,除非有其他事情发生,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他生前在南美洲卖了500万册,这是非常奇特的,可能在图书史上、阅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所以100万本的书有它在大众上的意义,可是对我来讲,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说我喜欢周杰伦的歌,我不喜欢巴赫,但是你最好不要认为它们是一样的东西。毕竟每个专业、文学也好,音乐也好,有它的专业,专业不是百分之百客观科学的,有时候人的喜好、感受在这里面,可是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标准,有一定的规范,不能丢掉这些东西,要不然你就会掉落到纯粹的相对主义里面,变成所有东西都用个人的喜好来处理,那样的话,那个世界是扁平的,而且没有可以持续对话的可能,只有你喜欢、我喜欢,一翻两瞪眼,我并不认为应该是这样。

史航:同意。我在想,100万人都喜欢的东西,如果说有趣,也不会特别的有趣,因为它是被稀释了100万次的有趣。大家都喜欢的一个人,非常大众点的偶像,他甚至都不够独特,不够记忆里。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止庵。止庵说,我们经常说有些人是畅销书作家,比如琼瑶、安妮宝贝。但还有一些人,像曹雪芹、张爱玲、马尔克斯,这不叫畅销书作家,虽然卖得好,他们叫书畅销作家。这两者有区别,书畅销是我写一本书很好,于是它卖得好,而畅销书作家是我写的时候就想卖得好。

所以我很关心的也是马尔克斯会推荐什么书,虽然我不知道他推荐这本书我们是否引进,是否有翻译,但是我好奇的原因是,我想知道他的眼光里是什么?比如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是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所以有谁提到他我都很激动,我是最早在《番石榴飘香》那本书里看门多萨跟马尔克斯谈到格林的,这让我很激动。

重读有必要吗?

史航:我觉得马尔克斯对我也有很多奇妙的影响。不仅是《百年孤独》这些小说,我也有一个跟阅读有关的故事,我有一次看他在散文里讲的一个故事。

在英国跟阿根廷的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阿根廷的士兵给他妈妈打电话,说妈妈我要退伍回家,妈妈说很欢迎你,儿子说我能不能带一个战友回去?那也一样欢迎。我这个战友有一点特别,他在战争中受了伤,所以他只有一只眼睛,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他也没有家可以回,我可以带他一起回咱们家吗?妈妈说,儿子我很爱你,但你要是带这么一个怪物回来,你会伤透妈妈的心。那个儿子说,妈妈对不起,我知道了,你不会见到他。然后他挂了电话就自杀了,因为那个人是他,他只有一个眼睛、一条胳膊、一条腿。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在于,有时候我们跟人说这是别人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可能一个作者写的东西是他自己,我们读的时候也就移形换位找到自己。

所以我想说,有时候你讲的这个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但是十年之后我发现其实是我的故事,只是我十年之后才醒悟那是我的故事,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

——重读一本书有必要吗?

唐诺:当然了。“必要”可能有一个强调,有一个期待,只是一个词而已,并不是命令,在阅读的世界尽量不要有命令。

有人问我记忆里有没有你因为阅读而唤起你深刻记忆的东西?我说倒没有这么戏剧性,而是在阅读中间经常使我重整了我的记忆。我发生的事可能当下并不知道它原来多重要,或者对我影响这么大,当我在阅读中回过头来看自己的记忆,我觉得最好的事情是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你弄懂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部分不止是阅读,对我来讲生命经验就是这样,事情发生当下你并不一定理解,因为有些时候事情并不是一个点。詹宏志有一个比较土形容,他说事实像一个大海怪,它的头在这边,尾巴可能在几百公里以外。它只是在发生时,它并没有结束,所以很多时候是你要到日后才懂。

我觉得阅读跟我们生命经验类似,很多书你是多年之后才懂,或者多年之后再读的时候才懂的,因为一来你可能比原来自己读书的时候变得更好;另外一个就是记忆的重要性,你可能读进去了,你记得一个故事,记得几句话,但是它进入到记忆里面,跟着你生活,可能经过了岁月时间,忽然有一天才恍然大悟,才懂得它。

当初我写《阅读的故事》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想要说清楚但是没有完全做到的。我很想传达一个东西是,有些时候记忆记得的东西非常重要,这个悖反了我们这代人,因为我们这代人成长的时候,从学校、家庭、社会都要求你背诵太多东西,所以对背诵有一种敌意,有一个抗拒之心,所以经常你会觉得为什么要死背东西?因为你耍活用。不,你要理解,不是你让它发生它就发生。

记忆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是,当一本书里你记得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记得一段,记得几句,事实上它在你的生活里,等于是你带着它不断的重新阅读。你会在某些时刻想起它,甚至在梦里。

史航:是的。你刚才讲的时候我想起钱穆先生说过一句话,“能存吾记忆中方为吾生命之真,其在吾记忆之外者皆非我生命之真。”这话说的很让人安心,因为很多网友问我说,老师我读的书记不住怎么办?我说没关系,那些不是你生命之真,你记得的点才是。

每个人的书单不一样

史航:我还经常遇到一个跟大家沟通时候的问题,我在网络上经常遇到网友,要求我给他开书单。我知道开书单是非常让人好笑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这样做?万一他因此而读了呢。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愿意给人开书单的人,还是拒绝开书单的人?

唐诺:介于这两者之间吧,有时候不得已,但是我都都会附带说明。比如刚才你也提到,不止是我,而是每个书写者不同。类似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种比较文学性的,他不意识到阅读,而是在自己文学的创作,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提到的书经常有他的当下跟他个人的特殊意义,比如他很推荐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对马尔克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她教会他怎么处理时间,所以对他的书写具有独特的意义。

我的意思是,有些非常一流的作家推荐的书单,你会觉得奇怪他怎么这样?因为他是很个人的,那个事情刚好解决了某一个当时的需要,或者刚好频道对上。你如果看《番石榴飘香》,他这次认为是最好的书,跟下一次说最好的书完全不一样,可能是两本书,当下他可能觉得格雷厄姆·格林或者福克纳,下一次可能答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因为他并不是作为阅读的引荐者,而是纯粹作为书写者,这个通常有非常深刻意义。这个书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个东西启发了他,或者使得他说了这个话。但是像米兰·昆德拉,本来就有习惯深思写文论,就会比较聚焦在阅读这件事,而不是个体意义,所以他开的书单经常有公共性,会意识到公共部分。

人类累计到现在,书单当然没有办法说到无穷尽,你要找300本、200本一流的好书,那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对我来讲一直有这个困扰。我的书单就算它不周全,就算它是当下选的书单,但是你不会觉得有危险,是在于它真的值得一读的,不管从金钱的代价,从时间的代价,从心理的代价,我不会有那种害了别人的感觉。

荐读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部分读书单

1.《魔山》

作者:托马斯·曼(德)

书籍简介:

大学生汉斯是个有理想的青年,因一次意外不得不在疗养院治疗,这里的人思想各异,使他的精神变得消沉,俄国女子克拉芙迪娅更使他神魂颠倒。他忘记了事业和重任,山庄成了一座“魔山”。转眼七年过去,生活把他的幻想逐个击得粉碎,他感到痛苦和孤独。他终于被世界大战的炮火震醒,觉得自己是在“魔山”昏睡了七年,于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奔赴前线的征途。

马尔克斯:

《魔山》的巨大吸引力让我们想要整晚保持清醒,大家都等着看汉斯和克拉芙吉亚接吻的情节,同时也不错过过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之间充满哲学意味的辩论。那天晚上的读书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时不时爆发一阵欢呼。

2.《尤利西斯》

作者:詹姆斯·乔伊斯(爱尔兰)

书籍简介:

青年诗人斯蒂芬寻找一个精神上象征性的父亲和布卢姆寻找一个儿子的故事。斯蒂芬已经有了一个生理上的父亲西蒙·迪达勒斯,但是斯蒂芬只把他当成肉体上的父亲,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变得成熟,也可以成为一名父亲,然而,由于父亲西蒙·迪达勒斯的批评和缺乏理解并没有成功。因此斯蒂芬所寻找的父亲只能是一个象征性的父亲,这个父亲可以允许斯蒂芬自己也成为一名父亲。布卢姆寻找儿子从很大程度上讲则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后代来巩固自己的身份和延续香火。由此可见,斯蒂芬和布卢姆两人都希望通过寻求为父之道来巩固他们各自的身份。

乔伊斯通过描述一天内发生的单一事件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缩影,通过对一个人一天日常生活和精神变化的细致刻画揭示了人类的悲与喜、英雄与懦夫的共存以及宏伟与沉闷的再现。

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尤利西斯》被誉为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首。

马尔克斯:

《尤利西斯》是另一本圣经。最初读时只有只言片语,我会失去耐心。多年以后,作为成年人,我为自己设置了认真重读一遍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发现了我不敢奢求的才华,也学到了无价的写作技巧。

3.《喧哗与骚动》

作者:威廉·福克纳(美)

书籍简介:

这是福克纳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也是作家本人最喜欢的作品。小说讲述的是南方没落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剧。老康普生游手好闲、嗜酒贪杯,其妻自私冷酷、怨天尤人。长子昆丁绝望地抱住南方所谓的旧传统不放,因妹妹凯蒂风流成性,有辱南方淑女身份而恨疚交加,竟至溺水自杀。次子杰生冷酷贪婪,三子班吉则是个白痴,三十三岁时只有三岁小儿的智能。本书通过这三个儿子的内心独白,围绕凯蒂的堕落展开,最后则由黑人女佣迪尔西对前三部分的“有限视角”作一补充,归结全书。小说大量运用多视角叙述方法及意识流手法,是意识流小说乃至整个现代派小说的经典。

马尔克斯:

二十岁读《尤利西斯》,包括后来读《喧哗与骚动》,其实是带着不考虑未来的鲁莽和不成熟,我试图不带偏见去读。事实上,乔伊斯和福克纳笔下带有个人色彩的絮语,在我眼前是那么简洁、美好。

4.《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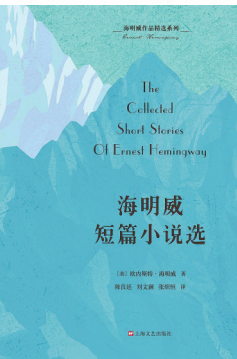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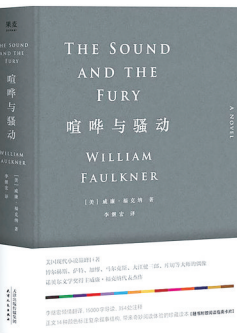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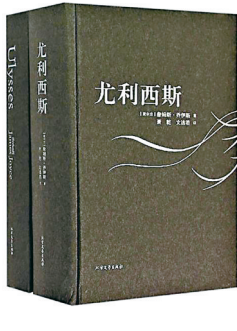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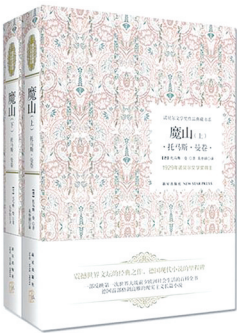
作者:海明威(美)

书籍简介:

《海明威短篇小说选》集中收录了26篇海明威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其中包括《乞力马扎罗的雪》《白象似的群山》《印第安人营地》《在密歇根州北部》《雨里的猫》《在士麦那码头上》《禁捕季节》等。在海明威的所有作品中,让他最早成名的是他的长篇小說,而是这些成就非凡的短篇佳作。这些短篇小说以陈述句为主,描写精准,对白简短,藏露有度,虚实结合,言有尽而意无穷,在有限篇幅中传递了蕴含无限的内涵,完美呈现出了处于巅峰状态的海明威:精确、克制、神秘、忧伤。

马尔克斯:

对技巧的自觉无疑是海明威无法以长篇小说著称,而以较工整的短篇小说扬名立万的理由。谈到《丧钟为谁而鸣》,他说并没预先计划好故事架构,而是每天边写边想。这用不着他说,看得出来。对比之下,他那些即兴创作的短篇小说却无懈可击。



故事

我的“书衬衣”

宋才逢

我的书桌上、靠窗的左右夹持着一排“书衬衣”。

上世纪60年代我还在读中学,一个周末和同学去语文老师家讨教,见他家书案上横向侧立一排书,书脊朝向我们,每本的书名、作者名、出版社一目了然,两边用L型薄钢板相向夹拢支撑。好奇的我向老师请教:“两块钢板怎么称呼?”老师说,叫“书衬衣”。当时,我心里暗暗埋下种子:等哪天我也有了像模像样的书,也要去买一副“书衬衣”。

1970年春,我在当时东区的一个小厂学徒,做模具钳工。这天上午跟师傅去钢材库下料。一张长3米宽1米5厚3毫米的A3钢板上,师傅按图纸笔划下数块方料、圆料、条料等,我去请来焊切工,他操氧气枪逐一切割。我灵光倏地一闪,悄悄于钢板剩余处,石笔划出300毫米长、130毫米宽两个长方块。师傅装着没看见。候切割完毕,我使小斗车载了回车间。接之,冷却了的钢板上台虎钳,我用锉刀——替它们锉去焊渣毛刺,拿洋冲钉上冲眼,上钻床钻孔,妥了,用螺栓螺母组装成制造40铬模具的工具夹备用……

午休时,趁车间没人,我将截留的两块小钢板精心拾掇:四周用锉刀修去焊渣毛刺,倒成圆弧边;跟着在长100毫米处台虎钳夹了,手工将余下的200毫米长使劲朝下拆成90度,手锤整平;尔后,金刚细砂布正反抛光而崭露银白色。

把两块L型钢板收进工具柜时,我笑了:“书衬衣”,齐活!当年在老师家埋下的那颗“书衬衣”的种子,终究发了芽。从此,我的书桌上便有了两块L型钢板夹持着一排工具书、专业技术书及常翻的诗、散文、小说等,陪着我度过又一个又一个下长夜。我也是打那时开始学习写作,走上业余文学创作之途的。

1995年底,家从田心工厂生活区搬到河西自购的商品房小区。那时我的藏书怕有千余册了吧。所以,四室两厅的一室专辟书房,将它们码放在书桌上,我的常用书又被它们夹持成了一排,恢复到与我互守望的样子。

去年,小外孙考上大学。入秋,他去大学报到前,我从书桌上那排书籍的两端抽出“书衬衣”,决定送予他。小外孙说:外公,到学校了我买一副得了,再说,大学有图书馆,还不知用不用得上。

他还告诉我,外公您“土老冒”了,什么“书衬衣”?它叫“书立”。我答说,晓得,上世纪70年代我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买过一副送朋友,那时就晓得它叫“书立”。但我还是愿意叫它“书衬衣”,我忘不了那位语文老师课堂上经常读的范文,鼓励我写东西。一个东西若有了50年,就是文物;若有了一百年,就是古董。让它陪我老下去,老成古董吧。

观点

寻找线上阅读推广“突破口”

马合

线下改线上,馆员当主播,疫情期间图书馆界掀起了线上阅读推广的热潮。

株洲市图书馆通过数字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微博及抖音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线上文化服务,让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图书馆的文化大餐。新推“升级版”E线送书服务,市民在家通过登录微信公众号中的“云书馆”,选择心仪图书提交定单,快捷送书上门,新书购买费和快递费由图书馆承担,真正实现了“零接触”“零付费”借阅。建设“新冠肺炎疫情专题数据库”,对地方疫情文献进行收集、保存和利用。同时,开展扫码答题、线上荐书、线上朗润会、空中课堂、线上故事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自开展线上阅读以来,微信公众号新增粉丝400余人,阅读量逾5万次,月阅读量上升198%。其中,“好书相荐”活动在微博浏览量达83.7万次,创历史新高。

在线上阅读推广活动日益“崛起”的今天,株洲如何寻找“突破口”,实现线上阅读推广活动的精彩呈现?

有思考策划,多平台推广

线上服务对馆员的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馆员不仅要成为懂现代信息技术“信息员”,还要成为具有线上阅读活动策划能力的“策划员”,更要成为懂得营销理念的“营销员”。株洲市图书馆挑选有经验、懂技术的精干馆员成立线上阅读推广组,专门攻克线上阅读推广活动出现的难题。策划活动时先思考3个问题:活动的直接目的、受众和创新点,由此推出的活动针对性强、方向精准、读者喜爱。

线上阅读推广还要利用多个平台推广。不同平台有不同的群体,株洲主要是通过“两微一抖”,了解并迎合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比如,“好书相荐”活动最初只是通过微信宣传,我们发现单个平台社会知晓度不高、参与人数少,于是又利用了年轻人更多的微博、抖音进行推广,活动的关注度直线上

升,其中仅微博的浏览量就高达83.7万,创历史新高。

降低参与成本,注重交流互动

我们知道,线上阅读推广活动最大的优势在于及时、便捷,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参与的。所以活动的设置,一定要方便、便捷,让活动真正“畅享”起来。我们的阅读活动,株洲读者只需“扫一扫”或“点一点”就行了,参与流程最大程度的简化,真正降低了读者参与活动的成本。

另外,网络互动交流具有时间、地点、读者范围不受限制等诸多优势,线上阅读推广活动就要利用网络互动交流的优势,实现与读者全方位的交流互动。疫情期间,我们策划了“为武汉加油”线上朗润会,因为交流、互动以及引发的情感碰撞,吸引了大量株洲网友的参与,收到了一批高质量、真感情的音频、视频作品。

定制个性阅读,紧跟社会热点

阅读选择是个性化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喜好、不同的性格,都决定了每个人的心中的哈姆雷特不同,也决定了每个人阅读的习惯不同。我们做阅读推广活动,必须正视这个问题,找到读者的精确需求,提供精准服务。我们做这种服务叫做个性化定制服务。现在,株洲市图书馆推出“家庭阅读计划”活动,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根据家庭成员的年龄、阅读喜好,提供一年的阅读读书单,并免费提供书籍、免费送书上门,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线上家庭阅读活动。由此把阅读推广活动的对象,精确到每个家庭、每位读者。

疫情期间,我们的图书推荐、阅读推广活动与社会关切密切相关。了解到很多读者希望阅读疫情、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作品,我们就推出了相关主题活动,让读者能有效利用图书馆;复工复产时期,“直播”是全国上下的热搜词,株洲也开展了“直播带书”“直播探馆”等活动,馆员们变身“网红”,吸引更多的株洲人参与阅读。